

四書纂要

大學上

一

番外書冊

儒家十二四

新刊

共二

二	和
四	書
五	門
六	
三	
九	
二	類
四	架
六	函
九	號

九	和
一	書
四	
架	
冊	
二	
九	
號	

內閣文庫	番號和	24539
	冊數	2 (1)
	函號	191 137

191-137



安政五戊午新鐫

四書纂要

大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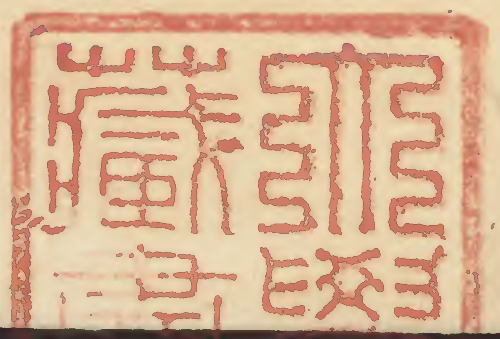
芳洲軒藏版

序

馬振書

淺草八庫

古昔帝王授受精一之學。降而為場屋佔俸之資。學之與政殊其途。而至於以經說為經濟外之徒法文具。是乃三代以降之



所以不能爲三代也。蓋以記誦
詞章之習熾。而經說之沈晦不
明也。漢唐之儒。不免說夢之誚
者。亦職是之由。及周邵程朱繼
起。道學之明。炳乎如日星。而三

代之隆。亦可因以庶幾也。劉靜
修嘗評之謂。邵至大也。周至精
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
精。而貫之以正也。其於經解。亦
復然。蓋內聖外王之學。建諸天

四書集注 序
地而不悖者。唯朱子之經解爲
然。然改訂鉛槧不一而足。若大
學則終身仡仡斃而後已者也。
故定本之出在易簣後。而流傳
不太廣。雖趙氏作纂疏。專主定

本。而不知者或誤以爲舊本。束
之高閣而不省焉。及永樂大全
之出。則天下翕然奉以爲令甲。
清人吳伯和作定本辨。而學者
稍稍得辨淄澠矣。雖然舊習之

四書纂要 四
尸
三
難驟變。因循糊塗。猶且尸祝永樂本。何怪吾

大東之學者。因襲不悟也。予故斷然以定本爲準。刊布以公於世。因取所嘗輯錄之纂要。分註

附錄。以資晚進之講讀。予承乏儒員。沈潛於朱氏之經解者。殆五十餘年。雖無千慮之一得。務以不背本旨爲要。纂要之所以不顧僭越也。近世之學者。信朱

四書纂疏
子之篤。或有以註文之語意。卽
爲大文之口氣者。謂之不背本
旨可乎。蓋本註之正大精粹。權
衡既定。苟虛心平氣。不謬其文
脈。則大文之精意。未說之誤解。

皆將迎刃而解。不然則以枝爲
幹。以委爲源。將有不勝其弊者。
不可不察也。抑朱子之作經解。
欲舉而措之天下。非徒爲諸生
設筌蹄矣。在位之君子。苟有能

眞知而實踐者。章句集註不過
爲一堆之故紙。又何問舊本之
與定本乎。雖然初學之從事於
講究者。則有未必然者。予故欲
必以定本爲準。而以虛心平氣

爲讀法也。若夫纂要之未得其
要者。後之君子幸取而裁正之。
安政四年彊梧大荒落八月念
八日安藝州儒學教授金濟民

伯成父撰



八日安燕... 安宜四手... 要者... 為齋...

四書纂要卷首

先儒小傳 章句集註 所引用

呂氏 大學生財有 名大臨字與叔藍田人登進士第歷太常博士

秘書省正字學于程頤與謝良佐游酢楊時號四先生通六經

尤邃于禮解中庸大學等篇每欲掇習三代遺文舊制令可行

不為空文以拂世矯俗有克己銘考古圖及玉溪集等書范祖

禹薦其好學脩身如古人可備勸學未及用而卒 宋史列傳

董子 中庸首章 章句舊本 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

弟子或莫見其面三年不窺園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仲

舒以賢良對策為膠西王相王聞其大儒善待之事驕主正身

以率下數上疏諫及去位歸終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
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就其家問之其對皆有明法其第三策
對云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
三聖相繼而守一道也云云以壽終于家前漢書本傳

王肅二字子雍東海郟人魏御史大夫朗之子年十八從宋忠讀

太玄而更為之解黃初中為散騎黃門侍郎後為光祿勳徙河

南尹卒謚景侯初肅善賈馬賈謚馬融之學而不好鄭氏玄采會異

同為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

學宮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篇魏志

游氏二章總註名酢字定夫建州建陽人與兄醇以文行知名所交皆

天下士程頤見之京師謂其資可以進道程頤與扶溝縣學招
使肄業盡棄其學而學焉第進士宋史道學傳

楊氏首章總註名時字中立劍南將樂人幼穎異能屬文稍長潛心經

史熙寧九年進士第時河南程顥與弟頤講孔孟絕學於熙

豐之際河洛之士翕然師之時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於潁昌

相得甚歡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又見程頤於洛時年

四十矣嘗疑西銘近於無愛與頤辨論往復聞理一分殊之說

始豁然無疑杜門不仕者十年得荊州教授未嘗求聞達而德

望日隆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遊號龜山先生後為秘書郎

遷著作郎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以本官致仕優游林泉以著

書講學為事卒年八十三謚文靖著中庸解義宋史道學傳

侯氏費隱章句名仲良字師聖河東人二先生舅氏華陰先生無可之

孫有論語說及雅言一編其為人梗槩亦見胡文定公行狀尹

氏曰先生謂侯子議論只好隔壁聽朱子曰其學大抵明白勁

正而無深潛縝密沈浸醲郁之味故於精微曲折之際不免踈

畧時有罅縫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乃其所見所存有此氣象

非但文字之疵也淵源錄

鄭氏二十名玄字康成少好學書數十三誦五經好天文占候風

角隱術年十七見大風起詣縣曰某時當有火災至時果然智

者異之年二十一博極羣書精歷數圖緯之言無精筭術遂去

吏師故兗州刺史第五元先就東郡張恭祖受周禮禮記春秋

傳周流博覽每經歷山川及接顏一見皆終身不忘扶風馬季

長以英儒著名玄往從之叅考異同季長后戚嫚於待士玄不

得見住左右自起精廬既因紹介得通時涿郡盧子幹為門人

冠首季長所不解剖裂七事玄思得五子幹得二季長謂子幹

曰吾與汝皆不如也臨別執玄手曰大道東矣子勉之玄別傳

何氏論語序說名晏字平叔宛人何進之孫少以才秀知名曹爽引為

散騎常侍遷侍中尚書賜爵列侯與夏侯元等競為清談天下

士大夫慕之遂成風流不可復制及爽敗收晏晏好老莊言作

道德論及諸文賦著述數十篇

謝氏首章注名良佐字顯道壽春上蔡人與游酢呂大臨楊時在程

門號四先生登進士第良佐記問該瞻對人稱引前史不遺一

字事未有徹則顙有泚所著論語說行於世宋史

尹氏名焯字彥明一字德克世為洛人少師事程顙終身不就舉

顙已沒焯聚徒洛中非弔喪問疾不出戶士大夫宗仰之靖康

初賜號和靖處士紹興四年止於涪涪顙讀易地也闢三畏齋

以居邦人不識其面程門固多君子然質直宏毅實体力行若

焯者蓋寡顙嘗以魯許之且曰吾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

其言行見於涪陵記善錄為詳有論語解及問答傳於世同上

胡氏道千乘之國注名寅字明仲建安人安國弟之子將生弟婦以多男

欲不舉安國妻夢大魚躍盆水中急往取而子之少桀黠難制

父閉之空閣其上有雜木寅盡刻為人形安國曰當有以移其

心別置書數千卷於其上年餘寅悉成誦不遺一卷游辟雍中

宣和進士甲科建炎三年除直龍圖閣主管江州太平觀秦檜

當國責授果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檜死詔復官卒年五十九

寅志節豪邁謫命下即日就道在謫所著讀史管見及論語詳

說皆行於世其為文根着義禮有斐然集三十卷宋史儒林傳下同

洪氏孝弟章名興祖字慶善鎮江丹陽人少讀書至中庸頓悟性命

之理文學日進登政和上舍第為湖州士曹改宣教郎高宗時

秦檜當國坐嘗作故龍圖閣學士程瑀論語解序語涉怨望編

管韶州卒年六十六明年詔復其官直敷文閣興祖好古博學由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著老莊本旨周易通義繫辭要旨古文孝經序贊離騷楚詞考異行於世

吳氏賢賢易色章名棫字才老宋建安人作毛詩補音十卷韻補五卷

援据根原甚精且博論語考信

張敬夫温良恭謙讓章名拭字敬夫號南軒廣漢人丞相浚子穎悟夙成

浚愛之自幼學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宏即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拭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拭益自奮勵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以應補官孝宗時為吏部侍郎拭在朝末期歲而詔對至六七所言大抵皆修身務學畏

天恤民抑僥倖屏讒諛宰相憚之而近習尤不悅退而家居累年孝宗念之詔除舊職病且死猶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拭有公輔之望卒時四十八有論語解行于世道學傳

范氏禮和章名祖禹字淳甫一字夢得成都華陽人其生也母夢一

偉丈夫被金甲入寢室曰吾漢將軍鄧禹既寤猶見之遂以為名幼孤叔祖鎮撫育如己子祖禹自以既孤每歲時親賓策慶慘怛若無所容閉門讀書未嘗預人事既至京師所與交游皆一時聞人鎮噐之曰此兒天下士也中進士甲科從司馬光編修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書成光薦為秘書省正字

遷給事中。拜翰林學士。以叔百祿在中書。改侍講學士。後貶武安軍節度使。昭州別駕。又徙賓化而卒。年五十八。祖禹平居恂恂。口不言人過。遇事則別白是非不少借隱。蘓軾稱為講官第一。祖禹嘗進唐鑑十二卷。帝學八卷。仁皇政典六卷。而唐鑑深明。唐三百年治亂。學者目為唐鑑公云。列傳

李延平。顏子如 愚章名侗。字愿。中南劍州劍浦人。年二十四。聞郡人羅從彥得伊洛之學。遂以書謁之。從之累年。授春秋中庸語孟之說。既而退居山田。謝絕世故。其接後學。答問不倦。雖隨人淺深。施教而必自反躬自得。始吏部員外郎朱松與侗為同門友。雅重侗。遣子喜從學。卒得其傳。沙縣鄧廸嘗謂松曰。愿中如冰壺。

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松以為知言。而熹亦稱。侗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于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間泰。自然之中。自有成法。平日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酌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

周氏。子貢問 君子章宋周孚先。字伯忱。毘陵人。與弟恭先俱從程頤學。頤嘗謂孚先兄弟。氣質清明。可以入道。其後俱由鄉薦入大學。孚先調四明鹽場。改建德尉。不就。後丐祠。恭先終坑冶官。明一統志陸氏。十世可 知章名元朗。字德明。以字行。蘓州吳人。善名理言。受學於周宏正。陳太建中。集名儒入講承光殿。德明始冠。與下座。國子

祭酒徐克敷經倚貴縱辯衆多下之獨德明申荅屢奪其說
 隋煬帝擢秘書學士大業間廣召經明士四方踵至於是德明
 與魯達孔袞共會門下省相酬難莫能詘遷國子助教王世充
 僭號封子元恕為漢王以德明為師即其廬行束脩禮德明耻
 之服巴豆劑僵偃東壁下遂移病成臯世充平秦王辟為文學
 館學士以經授中山王承乾補大學博士高祖已釋奠召博士
 徐文達等各講經德明隨方立義徧析其要帝大喜賜帛五十
 匹遷國子博士封吳縣男卒論撰甚多傳於世唐書儒學列傳
 馬氏殷周損益章名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為入美辭貌有俊才初京
 兆摯恂以儒術教授隱於南山融從之學博通經籍恂奇其才

以女妻之融才高博洽為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善鼓琴
 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飭著三傳
 異同說註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
 年八十八延熹九年卒後漢書列傳

李氏人而不仁如禮樂何章注宋李郁字光祖昭武人少從楊時學時妻以女
 紹興初嘗被召入對便殿既還家築室西山學者號曰西山先
 生其卒也朱文公誌其墓四書考信

趙伯循禘既灌章注趙匡字伯循河東人歷洋州刺史初從啖助學與
 陸贄並為高弟助卒贄哀錄助所為春秋集注總列請匡損益
 贄纂會之號纂例稱匡為趙夫子唐書啖助傳

黃氏事君盡禮章名祖舜字繼道福州福清人登進士第出通判泉州

將行言抱道懷德之士不應試于祿乞自科舉後有學行修明

孝友純篤者其薦之州州延之庠序以表率多士其卓行尤異

者州以名聞是亦鄉舉里選之意下其奏禮部遂留為倉庫郎

中後兼侍講進論語講義上命金安節校勘安節言其書詞意

純粹乃令國子監板行後遷同知樞密院事薨於官諡莊定宋史

孔氏放於利而行章名安國孔子十二世孫申公弟子漢武帝時為諫議

大夫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字讀之因以起家司馬遷亦

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

漢書儒林傳

蘇氏孔文子章名軾字子瞻眉山人父洵軾幼穎悟比冠博通經史後

以書見歐陽修修語梅聖俞曰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宰相韓

琦曰軾遠大器他日自當為天下用王安石執政惡其異已命

權開封府推官將困之以事軾決斷精敏聲聞益遠屢上書言

新法之不便安石滋怒使御史論奏其過窮治無所得軾遂請

外通判杭州徙知密州又徙徐州後又知湖州御史李定等摺

謝表語并媒蘖託諷詩以為訕謗逮赴詔獄欲寘之死帝獨憐

之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哲宗

立連擢起居舍人元祐元年遷中書舍人尋除翰林學士兼侍

讀後度不為當路者所容遂請外拜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軾再

苙杭有德政家畫其像飲食必祝作生祠六年召為吏部尚書未至復以讒請外乃以龍圖學士知潁州七年徙揚州未幾召為兵部尚書兼侍讀又遷禮部尚書兼明殿侍讀兩學士八年宣仁后崩哲宗親政軾又乞輔外以兩學士知定州紹聖初御史論軾兄弟所作文詞譏斥先朝謫知英州未到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居三年又貶瓊州別駕居昌化獨與幼子過處著書為樂徽宗立連徙永州更三大赦還提舉王局觀復朝奉郎未幾卒于常州年六十六軾述父志成易傳復作論語說後居海南作書傳又有東坡集高宗即位贈資政殿學士後又贈太師謚文忠

宋史列傳

劉聘君井有仁章劉勉之字致中崇安人自幼強學踰冠以鄉舉詣大學時蔡京用事禁挾元祐書伊洛之學不行勉之潛抄而默誦之譙定至京勉之聞其從程頤游遂易學遂師事之已而見劉安世楊時請業焉即邑近郊結艸為堂讀書其中力耕自給澹然無求于世與胡憲劉子翬日以講論切磋為事紹興中中書舍人呂本中疏其志業行義以聞特召詣闕秦檜方主和勉之知與檜不合即謝病歸杜門十四年學者踵至隨其材品為說聖賢教學之門及前言往行之懿所居有白水號曰白水先生賢士大夫皆敬慕其友朱松卒屬以後事且戒其子熹受學熹之得道自勉之始

宋史隱逸傳新編則列於儒林按聘君猶言徵士蓋尊尚之

元城劉忠定公

五十學易章

名安世字器之魏人

魏州有元城縣

少時已有識

登進士第不就選從學于司馬光咨盡心行己之要光教之以

誠自不妄語始光入相薦為秘書省正字光薨宣仁太后擢為

右正言卒年七十八安世儀狀魁碩音吐如鐘初除諫官正色

立朝其面折廷諍或帝盛怒則執簡却立伺怒稍解復前抗辭

傍侍者遠觀蓄縮悚汗目之曰殿上虎家居未嘗有惰容其忠

孝正直皆則司馬光既老名望益重

宋史列傳

晁氏

若聖與仁章

名說之字以道濟州鉅野人補之之從弟也少有異

才以蔭入官調揚州司法叅軍蘓軾守揚州補之倅州事以其

詩文獻軾軾曰有才如此獨不令我一識面耶乃入謁軾下堂

輓而上顧坐客曰奇才也復舉進士又舉宏才一時傳誦其文

為河中教授元符末應詔上書罷官卒年五十二有文集五十

卷

宋史列傳

劉侍讀

亂臣十人章

名敞字原父臨江新喻人舉慶曆二年進士通判

蔡直集賢院判尚書考功後擢知制誥奉使契丹素習山川道

徑契丹導之行自古北口至柳河殆千里欲夸示險遠敞質譯

人曰自松亭趨柳河甚徑且易不數日可抵中京何為故道此

譯相顧駭愧曰實然使還求知揚州徙渾州決獄訟明賞罰境

內肅然道不拾遺乃召糾察在京刑獄後侍英宗講讀每指事

據經因以諷諫時兩官方有小人間言諫者或訐而過直敞進

讀史記至堯授舜以位拱而言曰舜至側微也堯禪之以位天下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也惟孝友之德光於上下耳帝悚体改容皇太后聞之亦大喜熙寧元年卒年五十啟學問淵博自佛老卜筮方藥山經地志皆究知大略長于春秋為四十卷行于時同上

胡氏君子名之必可言注名安國字康侯崇安人入大學以程頤之友朱長文及穎川靳裁之為師中進士第為大學博士足不躡權門政和元年除提舉成都學事二年丁內艱移江東父沒終喪遂稱疾不仕靖康元年除起居郎召見安國奏曰明君以務學正心為要云紹興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講遣使趣召安國以時政

論二十一篇先獻之論入復除給事中高宗曰聞君深于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奏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左氏煩碎不宜虛費光陰耽玩文采莫若潛心聖經高宗稱善五年除提舉江州太平觀令纂修所著春秋書成高宗謂深得聖人之旨時諫官陳公輔與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除知永州復辭提舉太平觀進寶文閣直學士卒年六十五謚曰文定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為首稱侯仲良見之嘆曰吾以為志在天下視富貴如浮雲者二程先生而已不意復有此人也安國所與游者游酢謝良佐楊時皆程門高弟良佐嘗語人曰胡康

侯如太冬嚴雪百艸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者也安國少欲以文章名世既學道乃不復措意斬裁之宋史無傳僅附見胡安國傳

趙氏孟子序名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

鄉後避難故自改名字少明經有材藝娶扶風馬融兄女年九

十餘建安六年卒岐多所述作著孟子章句三輔決錄後漢書

韓子名愈字退之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會卒嫂鄭鞠之愈自知

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能通六經百家擢進士第調四門博

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官市德宗怒貶陽山令元和初權知

國子博士後又遷刑部侍郎憲宗迎佛骨入禁中上表極諫帝

大怒貶潮州刺史在州除鱷魚患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

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每言文章自漢司

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原卓然

樹立一家言

歐陽永叔名修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自誓親誨之學家貧

至以荻畫地學書得唐韓愈遺橐於廢書簾中讀而心慕焉苦

思探賾至忘寢食必欲并轡絕馳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

五年卒贈太子太師謚文忠修始在滁州號醉翁晚更號六一

居士奉詔脩唐書紀志表自撰五代史

孔氏仁者無敵節注名文仲字經父臨江新喻人性狷而寡言笑少刻苦

問學舉進士調餘杭尉恬介自守不事請謁再轉台州推官熙

寧初以對策力論王安石所建之法為非是。罷歸故官。吳充為相。欲置之館閣。又有忌之者。僅得國子直講。元祐初。上疏條五事。并論安石之法為遺弊。留蠹。由諫議大夫改中書舍人。三年。同知貢舉。卒年五十一。士大夫哭之皆失聲。蘇軾撫其柩曰。如吾經父者。今無有矣。文集五十卷。

王勉。湯放。殊章注。

吳昌宗曰。纂箋四書通。並云。王勉。建安人。按纂疏。宋作建陽。

人事跡未詳。

林氏。宰我子貢善為說辭注。

名之奇。字少穎。福州侯官人。呂本中入閩。之奇

始冠。從之學。將試禮部。行次衢州。以不得事親而反。學益力。本中奇之。由是學者踵至。紹興二十一年。進士第。後為校書郎。尋

以痺疾乞外。由宗正丞。提舉閩舶。參帥議。遂以祠祿家居。自號

拙齋。呂東萊嘗受學焉。淳熙三年卒。年六十五。有書春秋周禮

說論孟楊子講義。道山記聞等書。行於世。宋史儒林

陳氏。之平。陸章

名暘。字晉之。福州人。中紹聖制科。授順昌軍節度推官。

徽宗初。進迂衡集。以勸導紹述。禮部侍郎趙挺之言。暘所著樂

書二十卷。貫穿明備。乞援故事。給札。既上。遷太常丞。進駕部員

外郎。為講議司參詳議禮。進鴻臚太常少卿。禮部侍郎。以顯謨

閣侍制。提舉醴泉觀。嘗坐事奪。已而復之。卒年六十八。宋史

呂氏。滕文井地章

大臨。張子行狀。大臨所著。既見於前

何叔京。公孫衍張儀章

名鎬。字叔京。邵武人。父允。受學馬伸。鎬從朱子遊。

所著有臺溪集諸說

鄒氏為高因名浩字志完以行義著為右正言極言章惇之罪哲

宗廢孟后而立鄒氏上章乞追停冊禮惇詆狂妄羈管新州徽

宗召為中書舍人蔡京忌浩再謫黃州別駕卒賜諡忠子柄從

學楊時萬姓統譜

王氏君子之不教子章名安石字介甫宋人詳於名臣言行錄

徐氏人不足與適章名度字安節唐睢陽人四書通徐度字孝節安陸人

少倜儻不拘小節姿貌瓌偉初從蕭介征諸侗以饒勇聞侯景

之亂剋廣州計畫多出於度景平封廣德縣侯諡忠肅萬姓統譜

羅仲素名從彥南劍州人從楊時學初見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

至是幾虛過一生矣嘗與時講易至乾九四爻云伊川說甚善

從彥即走洛見頤問之既而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紹興中卒學

者稱曰豫章先生淳祐間諡文質沙縣陳淵詣從彥必竟日乃

返謂人曰自吾交仲素日聞所不聞奧學清節真南州之冠冕

也

魏了翁字華父邛州蒲江人幼穎悟絕出日誦千餘言過目不再

覽鄉里稱為神童年十五著韓愈論抑揚頓挫有作者風慶元

五年登進士第時方諱言道學了翁策及之授簽書劍南西川

節度判官嘉定二年召為國子正尋遷校書郎以親老乞補外

丁父憂解官築室白鶴山中士爭負笈從之由是蜀人盡知義

理之學被召入對疏二千餘言上嘉納之後降官靖州湖湘江
 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以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嘉
 熙元年改知福州累章乞骸骨詔不允疾革口授遺奏理宗為
 輟朝有用才不盡之恨詔贈太師謚文靖所著有鶴山集九經
 要義周易集義易舉隅周禮井田圖說古今考經史雜抄師友
 雅言道學傳

潘興嗣

君之視臣如手足章

字延之宋新建人與王安石曾鞏善仕為德化

縣尉同郡許城為江州刺史見興嗣不為禮遂謝歸徜徉山川

間自號清逸居士以瑞州推官召不赴

明一統志

范浚

心箴

字茂明蘭溪人紹興間舉賢良以秦檜當國不起其學

原本六經貫穿精核學者稱香溪先生著香溪集廿四卷

丁氏

五霸罪人章

名公著字平子蘓州吳郡人生三歲喪母七歲見鄰

母抱其子感哀不食因請於父絕粒奉道冀其幽贊父憫而從

之年二十一五經及第不應請辟居父喪躬負土成墳里閭聞

風皆敦孝弟李吉甫慕其才行薦右補闕及諸王侍讀著皇太

子諸王訓千卷以病請歸鄉未至而卒公著清儉守道年四十

四喪室

終身無妓妾聲樂之好唐書孝友傳

呂侍講

有為攝井章

名希哲字原明申國正獻公公著之子少從焦千

之孫復石介胡瑗學復從二程張載遊以蔭入官父友王安石

勤勿事科舉遂紀意進取安石為政將寘其子雱於講官以希

哲有賢名欲先用之希哲辭曰辱公相知久萬一從事將不免異同則疇昔相與之意盡矣安石乃止終公著之喪始為兵部員外郎范祖禹其妹婿也言於哲宗曰希哲經術操行宜備勸講其父嘗稱為不欺閭室臣以婦兄之故不敢稱薦今將引去竊謂無嫌詔以為崇政殿說書紹聖黨論起分司南京居和州宗寧黨禍奪職羈寓淮泗間十餘年卒晚年名益重遠近皆師尊之封滎陽公宋史

陳氏短喪章名耆卿字壽老宋臨海人學于葉水心適官國子司業

著孟子紀蒙十四卷文獻通考

豐氏歡虞如注名稷字相之鄆人嘉祐中進士元符中擢禮部尚書首

論蔡京章惇貶海南團練副使安置台州卒年七十五建炎追復學士謚曰清敏稷三居言責每草疏必密室子亦不得見退

焚稿其所進士如陳瓘陳師錫鄒肇皆知名當世宋史列傳

張氏獵較注名鎰宋人

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故抄畧章句集註所載先儒之履跡以為卷首未必不為尚友之一助其不可考者則闕之如二程子張橫渠學者固所諳記故亦闕焉濟民記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四書纂要卷之一

安藝 後學金濟民伯成學

大學章句序

吳昌宗曰意斷曰章言絕曰句章句之說起於漢儒前漢書藝文志有歐陽章句大小夏侯章句公羊穀梁章句等濟民按趙岐註孟子亦曰章句蓋古人註解之別名亦為謙詞朱子註四書唯學庸二書以章句命之則不可以諸家例之蓋學庸二書本是一篇文章以分章句為重猶言註釋以分章句也必為謙詞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

經文所謂大學之道是也

自天降生民

揚子法言

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

蔡虛齋曰以其生生不絕謂之生民降者據天在上而言猶書所謂降下民按下一既字以見理氣之無前後也六經言性以湯誥為始言四性孟子為始朱子曰仁是箇溫和慈愛底道理義是箇斷制宰割底道理禮是箇恭敬樽節底道理智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胡雲峯以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解禮者誤然其氣質隋書文學傳序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即下文性分而全之也是知而全之

蔡虛齋曰凡單言氣自該得質言質亦兼得氣氣質並舉則氣陽而質陰氣載於質而理寓於氣也語類氣質便是剛柔強弱明快遲鈍等質並氣言則是形質之質如生質則是資質之質按性既一則氣質亦當齊故或之

一有猶言聰明睿智能盡其性庸者出於其間生民則

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書秦誓為之使之治而教

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梁穀立極

而司徒之職書舜典契汝作司徒周禮司徒註大而

司徒則教官所徒則教官所典樂之官夔命汝所由設也是証上節也

曰所以又曰由設皆承上節天命君師而言

按聰明以知言盡性以行言大學之道知行而已語類纔生得一箇恁地人既有許多氣魄才德決不但止必統御億兆之衆只人心歸之便是天命按神聖之得天位而行天道者謂之繼天猶宗子之繼父也張叔輿曰繼天為子以立人極是也蓋繼天兼位與治立極兼位與教乃治而教之也改建極作立極者避建隆建炎之年號也蔡氏書傳序則歷舉書中之成語故直曰建極避年號蓋古禮也

三代之隆其法寔備然後王宮天子國都諸侯以及閭巷莫

不有學兼大小學學記所謂家塾黨庠術序國學是也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

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王公以下之子弟入國之小學庶人之子弟入

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

節儀節文節儀節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

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國之

蓋庶人間塾之秀者升之黨庠州序而教之以窮理正

心脩己治人之道此又承上文莫不有學校國學之教

上文教之大小之節大小之節大學小學上文所所以分也

蔡虛齋曰大抵王宮國都有大小學閭巷只有小學

以鄉學對國學則鄉學皆小學也以閭塾對黨庠州

序則塾是鄉學中之小學庠序是鄉學中之大學也

蓋以其所教大抵十五以上者也○白虎通義大戴

禮并云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尚書大傳則云十

三可入小學自十五至二十可入大學朱子蓋舉太

要耳○王制云王太子王子羣公之太子卿大夫元

子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按是朱子所據也程復

心曰天子元子將繼世有天下衆子將為諸侯或太

夫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將有祿位皆不問賢愚

必當學其衆子則屬凡民中○按國學之所教小學

則洒掃六藝大學則格致誠正鄉校之所教則洒掃

六藝爾是教之所以分也下文次第亦是王公至元

則升于國之大學是節之所以分也下文節目亦

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

又如此承其廣而又之而其所以為教則又承又字重又之皆本之人

君躬行心得之餘裕也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彙倫之外

不待求於彙倫外而足矣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二學字兼大小

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禮仁義職分之所當為

而各俛焉禮表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

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知其力亦

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脩教化子列

陵夷前漢書諸侯王年表師古云山陵之漸平夷謂頽替也風俗頽敗時則有若

孔子之聖書君奭時則有若伊尹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

於是獨言獨僅有此事而已寓無限慨取先王之法大

之教誦而傳之謂傳之也以詔後世蓋夫子取小大之法

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管子中諸篇

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謂其不全存非謂其本亡而未僅

而此篇者專指則因小學之成功以

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前漢之大而內有以

盡其節目之詳者也

語類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其於應對進退之間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大學之序殊因小學已成之功按小學所教之序既如此故夫子所誦亦因其序也文意如言此篇者則夫子蓋因小學中既成之功緒而著明大學中大成之明法外內兼備者也語類須先識得外面一箇規模如此大了而內做工夫以實之蔡虛齋曰明明德於天下是規模之大自格致節節做工夫至於齊家治國處皆其節目之詳也非孔子極之盡之也據大學之明法言

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宗本宗謂

得其於是作為傳義猶言傳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

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

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記誦鄭玄之類詞章司馬相如之類功者

謂功夫謂功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無聲臭而

為品彙之根抵者天理也而老氏以虛為道矣寂然其

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漢書藝文志權謀家兵法也術數家天文

歷譜五行著龜雜占刑法也與夫百家衆技莊子之流所

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孟子又紛然雜出乎其間承上

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而又之也其間與使其君子不幸而

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君子

小人以位言晦盲否塞反覆沈痼皆以疾取譬晦盲否塞是

深也黃洵饒曰晦盲如耳目之不明否塞如氣之不通

是也晦盲荀卿賦否塞參同契反覆戰國策沈痼李商

隱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壞亂者沈痼之極而身體腐敗也

按大道之要是脩己治人之法。至治之澤是國治天下平之政。皆大學書中所載者。五季之衰與周之衰語意自不同。是蓋推孟子沒後之衰世。而到五季也。非五季中有盛衰也。五季見于伊川禮序。丘瓊山以爲春秋筆法。後梁二主。後唐三主。後晉二主。後漢二主。後周三主。五十七年間。易代者五。易姓者八。以其與季世相似。故謂之五季。

天運循環尚書大傳無往不復易泰卦

宋德隆盛治教休明左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

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指經傳全篇而表章漢書武帝

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正錯簡二程子各有定贊發其

歸趣發明其道理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

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論亦幸私淑孟子○言不及程子

而與有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書指

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正錯簡間亦竊

附己意補其闕略謂補傳闕畧只是熟字或以六以俟

後之君子論語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無所逃然於

國家化民成俗記之意學者脩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

小補云小補孟子

文集大學跋文傳之一章二章三章並從程本而增洪澳以下四章五章並今定六章從程本七章至十

章並從
舊本

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宋孝宗淳熙十六年朱子年六十

吳昌宗曰新安禹貢揚州之域漢曰丹陽郡吳曰新都晉曰新安隋唐曰歙州宋曰徽州其屬有婺源按朱氏世居婺源後寓劍建二州館於尤溪鄭氏而先生生然則朱子始終為閩人今稱新安者本其世居而示不忘父母之國耳
李臨淄曰宋仁宗書中庸賜王堯臣大學賜呂臻亦寵賜及第偶然事耳宋儒特為表章至朱元晦更改刪定取論孟名曰四書且曰仁宗既開四書之端是矣○呂晚村曰大學自程子更定復得朱子章句即使原本未必盡合以精益求精聖人復起不可易已後之學者未能篤信而力行之故其效罕見何嘗有從其說而得過者乎

大學

大舊音泰今讀如字

朱熹章句

陸氏釋文大舊音泰劉直帶反按漢書董仲舒傳對策中皆作太學則泰音蓋漢初之音矣大小戴記白虎通義並以小學對言則既為大小之大小所謂劉音者也然鄭玄目錄云名曰大學者以其記博學可以為政也是乃以博大學之也孔穎達亦從之然則以此書為記古大學教人之法者蓋程朱為始矣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子者人之嘉稱朱子尊敬程子故冠子字做公羊傳註子沈子等之例乃後學宗師先儒之稱詹道傳曰朱子初稱大小程子次稱伯叔子後以其學同通稱程子按朱子改其他則莫如論孟之本語作論孟次

之者蓋主見次第而言也。蔡虛齋曰：遺書者其人既往，而其書猶存之謂。李九我曰：初學是始入大學之人。又按蔡虛齋曰：此孔氏字不專指仲尼，猶云衆氏老氏之例。然古人往往子氏混稱，不必泥蔡說。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程子曰：親當作新。

大學者大人之學也。大人，成人也。學，學宮也。明明之也。明德者

人之所得乎天，唯人之所獨。而虛靈不昧。精爽無形，謂虛妙而

不測謂靈不昧是明也。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類語此四字貼大文明字。

所謂明德以心言者是也。孟子盡心註曰：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蓋衆理是性具之而在內者，虛靈之體也。運之而應外者，虛靈之用而為意又為情焉。是非統性情之心而何。盧氏曰：明德只是本心，但為氣稟所拘，是有生人欲所蔽，是有生約而盡之。初。

則有時而昏。自本然而言之。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

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

其所發是本體之明之發見。朱子所謂善念之發也。或問云：格物致知因其所發以啓其明之端，誠正修則又所以使之因其既明之端反之於身以致其明之實也。○其初者指其明之本體而言也。

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

人使之。是本文新字。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是謂

自新也。乃傳文自新之民，或問所謂亦皆有以自明而去其舊染之污焉。振奮踴躍以去其惡而遷於善舍其舊而進乎新也。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

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

不遷蓋必也。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三處當字貼經文

故必在於是矣。○綱網之大繩也。領衣之領也。蔡虛齋曰。謂之綱領者。以其統條目也。

按大學之書是記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故首以大學之道開起。故大學二字不得不得專以學宮言之。

許東陽孫貽仲王步青以學宮言者自確。蓋學之大小由人之大小而得。名故章句以為大人之學。原學之所。所以得名也。二程子嘗以大為大人學。為學校。是章句之所本也。道者謂修為之方法也。○明德之說。

諸家聚訟。細玩章句。本旨自可見也。蓋虛靈不昧。是氣之精爽。玲瓏洞徹。為方寸間之主宰者。與他以理言。德者不同。何則。理無形象。着明字不得。纔言明。便屬氣。故章句以心之統性情者。喚做明德也。格物致知。所以開發虛靈不昧之本然。正心誠意。所以全具衆理。應萬事之體用。如是。則大本立。達道行。而身無

不脩。是明德之明也。○虛靈是正言。不昧是反言。是朱子經解之恒例。明新只一意。義無淺深。民無德字。則着明字不得。○語類止於至善。是包明德新民。蓋天下只是一箇道理。在他雖不能在我。所以望他者。則不得如此也。○沈番陽曰。大學之體在明明德。其用在新民。其體用之準在止於至善。要其用力之方。在知與行而已。

濟民竊謂三綱領。雖是教學之大節目。然在學者所可自盡者。獨明德之一綱。至於新民。五十為木。夫以後之事。在學者。則不過預講明其道。理以為他日舉措之地耳。故明德之學。則知行並進而至善可止矣。新民之學。則專屬知上。而以知止為極功也。然內外無二致。成己乃所以成物。不必俟施之於事業。而後知也。故並列三綱。所以期學者以全體大用之學也。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後與後同。後故此。

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

向靜謂心不妄動凡解義加謂字者非其字之正解猶言此處曰靜者謂心不妄動也

他皆倣此是朱子經解之通例也安謂所處而安是以身言素其位不願乎其外之意

慮謂處事精詳此慮字非思慮之慮以處事得謂得言取之左右而逢其原之意

其所止八條目章句云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今以此推之定而

后能靜故意可得而實心可得而正矣安而能慮則身脩而得所止矣齊家以下舉之而措之耳林希元

專主知邊而說者與章句負按此節言綱領工夫自格致進使學者知着手處格致纔至便能知止朱子曰定靜安慮得是功效次第

不是功夫次第按工夫則在格致上矣顧麟士曰定靜安慮得是暢言所以能得之由須句上跟知止

來下趕能得去方是五而后正音○纔知止志便有

定向自然而然故曰有章句或問說自不同諸家或

混解者誤矣此節大意只是言知止而后能得其間

四節亦只推其節次耳重在知止一邊譬之秤知止

是識秤上星兩慮是將來秤物子細的當能得是用

得熟極自在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本始所先

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知字在格致後

按文意當言凡物有本末事必有終始如上文所言

明德新民人已兩物而相對則已是本人是末已為

本則明德亦為本人為末則新民亦為末矣知止能

得兩事相對則知止為始而能得為終矣○林希元

曰第二節非與首節對言只推本止於至善之意耳

對舉而言之也。○按明德新民一言以蔽之則率性之道也。知所先後則不謬進為之路。脉故曰近道矣。盖括三綱於一道。結收亦妙。蔡虛齋曰此近道與中庸。忠恕違道不遠一般。不必指為大學之道。忠恕違道亦不必說是近中庸之道。道是天下古今公共物事。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林希元曰言明已之明德以至於天下也。先治其

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

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

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治平聲。後倣此。

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

使有者自我而推之也。或問云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按明明德三

字冒綱領第一句來故。心者身之所主也。心字專主不得。不屬之於已也。

體而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陸稼書曰蒙引謂意者心之萌也。心該動

靜意只是動之端。諸儒分別心意無如此明。實其心

之所發。是工欲其一於善。而無自欺也。是成

改母。致推極也。知猶識也。知識與知覺差別。黃貞父曰知者神明之全體。識從

此而出。譬猶火之明之與光也。按朱子恐人以為智

字是體。下知字是用。二知字並。推極吾之知識。是工

平聲。按本文知字亦以體言。推極而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是成功所

也。窮至事物之理。夫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是成功

言工夫不但已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

按明明德於天下文勢猶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也。是能行字屬己。○主明德而言之則新民亦明德之推故此一句包新民於明德主新民而言之明德新民之端也。故新民傳直以新字換明字可見傳者用意極密矣。○金仞直曰此此反覆相足以見序之不可紊而功之不可缺也。○按正心或謂主心之用而有不得其本然之正則身無所主又云意不自欺則心之本體物不能動而無不正矣。語類云意是指發處心是指體言身對心言則心正是內能如此身修是外又云正心戒懼不睹不聞誠意如慎獨是轉關處。○朱子曰誠意人鬼關致知夢覺關致知便在格物上欲字與先字差慢在字又緊些子金仞直曰不言先而言在蓋致知格物分不得先後當格物時正是把吾知格將去格得一分則知亦進一分格得愈

多則知愈廣是格不離知致不離物與上頂判然有個先後者不同故曰在。○呂晚村曰誠意先致知蓋平日講究得道理明白則發念自然真實若發意時加省察此又是慎獨不是致知條下事今人皆錯認物格格物而物也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

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治去聲後放此

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着可得二字者欲使學者不急於工夫也與正文專以成功言者意自不同脩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

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

或問云是覆說上文。饒雙峰曰：上是逆推工夫，下是順推効驗。金氏直曰：節々有工夫，註中可得二字，可見饒氏只作効驗說者，非是。按金氏拘泥於註說，故以饒氏為非。不知註是為學者帶說工夫，非正文語脉之正解也。未註往往有此等解義，讀者須活看。○又按章句當曰：身脩以上，家齊以下，而曰：脩身以上，齊家以下者，讀者往往錯會，蓋身修家齊是効驗字，而明德新民皆是工夫，不得以効驗字解之，故倒正文字做工夫字而用之耳。知止能得皆是効驗，故直曰：物格意誠矣。章句下字不苟如此，而讀者不察，是以往往不免錯會。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

壹是一切也。漢書平帝紀：二百石以上，一切秩滿，如真按壹是猶言一直也。說文：是直也。是

不四互之義。正心以上皆所以脩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

而措之耳。此字指修身。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金氏直曰：厚薄二句是鞭緊上二句之辭。非重身又重家也。一說所厚薄亦根身不修來。陳三山曰：國天下本非為薄自家而視之，則為薄也。陳新安曰：以家與天下分厚薄也。○金氏直曰：三綱領統八條目，而明德又綱領中之主腦，故又提明明德為本。故曰：物有本末，八條目分疏，三綱領而修身條目中之總會。故又提出修身為本。然修身不外明明德，以修之則兩本究是一本。末節不言結之，大段不過如此也。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

朱子曰正經辭約而理備言近而指遠非聖人

不能及也然以其無他左驗且意其或出於古昔先民之言也故疑之而不敢質按先輩曰三綱領是孔子誦木學之古法也八條目則係而孔子之演說古法者故以古之二字說起

曾子述之

凡二百五十字

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

人記之也

朱子曰傳文或引曾子之言而又多與中庸孟子者合則知其成於曾氏

門人之手而子思以授孟子無疑也按門人蓋指子思之徒而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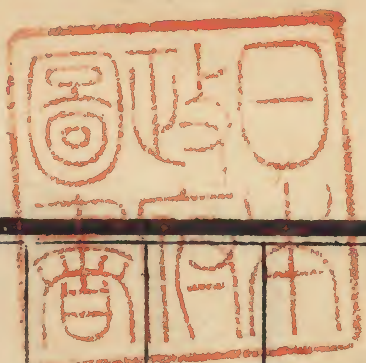
舊本

鄭玄註本頗

有錯簡今因程子

川所定更考經文別為序次

曰更曰別皆對程子定本之辭不因舊本而因程子之定本又更考經文定本外別為序次也大全張氏說更互如左凡千五百也別分也失本旨四十六字



凡傳文雜引經傳

詩書楚書之類

若無統紀然文理接

續血脉

義理意味

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密熟讀詳

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



